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魏鄭公諫錄 第三卷

○對突厥內大雪 北蕃歸朝人奏稱：「突厥境風大寒雪，人饑，羊馬並死。中國人在彼者，皆入山作賊，其人情大惡。」太宗聞之，謂公曰：「觀古來人君，行仁義、任賢良則理；行暴虐、任小人則亂。突厥所信任者，並共卿等見之，略無忠正可取者。頡利復不憂百姓，恣情所欲為，朕以人事觀之，亦何可久，卿以為何如？」公對曰：「昔晉文侯問李克：『諸侯誰先亡？』克曰：『吳先亡。』文侯曰：『何故？』克曰：『戰數勝戰。數則人疲，數勝則主驕，以驕主馭疲人，不亡何待？』頡利逢隋末中國喪亂，遂恃眾內侵，今尚不息，此其必亡之道。」太宗然之。

### ○對北蕃擾亂鬚髮兵

太宗謂公曰：「今北蕃擾亂，鬚髮兵收取河南地。」公對曰：「突厥雖亂，未甚指的。必其牙所有事，自不敢住在河南。臣愚請更詳審。」太宗曰：「古有好仁義而亡者，有好戰伐而滅者，朕意止欲安靜，得非病邪？」公對曰：「靜者為化之本。」

### ○對大亂之後大可致化

太宗論自古政化得失，因曰：「當今大亂之後，造次不可致化。」公對曰：「不然。凡人居安樂則驕逸，驕逸則思亂，思亂則難化。在危困則憂死亡，憂死亡則思化，思化則易教。然則，亂後易教，猶饑人易食也。」太宗曰：「善人為邦百年，然後勝殘去殺，大亂之後，將求致化，寧可造次而望乎？」公對曰：「此指常人，不在聖哲。若聖哲施化，上下同心，人應如響，不疾而速，期月而可，信不為過。三年成功，猶謂其晚。」太宗深納其言。右僕射封德彝等咸共非之，曰：「三代以後，人漸澆訛。故秦任法律，漢雜霸道，皆欲化而不能，豈能化而不欲？魏徵書生，不識時務，若信其虛論，必敗亂國家。」公曰：「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，行帝道則帝，行王道則王，在於當時所化之而已。考之載籍，可得而知。昔黃帝與蚩尤七十於戰，其亂甚矣，既勝之後，復致太平。九黎亂德，顓頊徵之，既克之後，不失其化。桀為亂虐而湯放之，在湯之日則得太平。紂為無道，武王伐之，成王之日亦致太平。若言人漸澆訛，不返淳樸，至今應悉為鬼魅，寧可復得而教化邪？」德彝等無以難之，然咸以為不可。太宗力行不倦，三數年間，契丹、靺鞨內附，突厥破滅，部落列為編戶。太宗每謂侍臣曰：「貞觀之初，人皆異論云：當今必不可行帝王道，唯魏徵勸我而已。我從其言，不過數載，遂得華夏安寧，遠夷賓服。突厥萬代以來常為勍敵，今頭首並帶刀宿衛，部落皆襲衣冠，使我不動干戈，數年之間遂至於此，皆魏徵之力也。」又復謂公曰：「玉雖有美質在石間，不值良工琢磨，與瓦礫不別；若遇良工，即為萬代之寶。朕雖無美質，為公所切磋，約我以仁義，弘我以道德，使朕功業至此，公亦足為良匠，唯惜不得使封德彝見之。」公再拜，謝曰：「匈奴破滅、海內康寧，自是陛下威德所加，實非群下之力；但喜逢明聖，不敢貪天之功。」太宗曰：「朕能任公，公稱所委，其功獨在朕乎？何故飾讓也？」

### ○對上封人請親納表奏

上封人多請太宗親納表奏，以防壅塞。太宗以問公，公對曰：「觀此人意見，殊乖大體。若請陛下不任百司親庶事，豈唯朝堂一所？則州縣之務亦須陛下親斷。」

### ○對隋日禁囚

太宗論隋日禁囚，公對曰：「臣昔在隋時，聞有盜發煬帝，令士澄捕之，但有疑即苦加拷掠，枉承賊者二千於人，並令同日斬決。大理丞張元濟怪之，試尋其狀，乃有六七人，盜發之日先禁他所，才被放出，亦遭推劾，不勝苦痛，虛以自誣。元濟因此更事，尋究二千人內，唯有九人不明，又案驗九人，四人非賊。有司不敢執奏，遂並殺之。」太宗曰：「非唯煬帝無道之君，臣下亦不盡忠。須相匡諫，不避誅戮。豈得苟行諂佞，求悅譽乎？君臣如此，何能不敗？賴公等共相輔弼，遂得囹圄空虛。欲公等善始令終，常如今日。」

### ○對齊文宣何如人

太宗謂侍臣曰：「齊文宣何如人？」公對曰：「非常顛狂，然與人共爭道理，自知短屈，即能從之。臣聞齊時，魏愷先任青州長史，嘗使梁遷，除光州長史，不就。楊遵彥奏之。文宣帝大怒，召而責之。愷曰：『臣先任青州大藩長史，今有使勞，更無罪過，反授小州，所以不就。』乃顧謂遵彥曰：『此漢有理。』因令捨之。」太宗曰：「往者盧祖尚不肯受官，朕遂殺之，宣帝雖顛狂，尚能容止，此事朕所不如也。祖尚不受處分，雖失人臣之禮，朕即殺之，大是傷急。一死不可再生，悔所無及，宜復其官蔭。」

### ○對周孔儒教商韓刑法

太宗曰：「周孔儒教，非亂代之所行；商韓刑法，實清平之軌政。道既不同，固不可一概也。」公對曰：「商鞅、韓非、申不害等，以戰國縱橫，間諛交錯，禍亂易起，譎詐難防，務深法峻刑以遏其患，所以權救於當時，固非致化之通軌。」

### ○對為政之要務全其本

太宗與貴臣宴於丹霄殿，謂群官曰：「為政之要，務全其本。若中國不靜，遠夷雖至，亦何所益？朕與公輩共理天下，令中夏乂安，四方靜肅，並由公等咸盡忠誠，共康庶績之所致耳。朕實喜之。然安不忘危，亦兼以懼。朕見隋煬帝篡祚之初，天下強盛，棄德窮兵以取顛覆；頡利近者，足為強大，意既盈滿，禍亂斯及，喪其大業，為臣於朕；葉護可汗亦大強盛，自恃富貴，通使求婚，失道怙亂，奄致破滅；其子既立，便肆猜忌，眾叛親離，覆基絕嗣。朕雖不能遠慕堯舜禹湯之德，自睹此輩，何得不誠懼乎？公等輔朕，功績已成，唯當慎以守之，自致長保，並宜勉力，事有不可，則須明言，君臣同心，何得不理？」公對曰：「陛下弘至化，安天下，可謂功已成矣。然每睹非常之慶，彌切慮危之心，自古至慎，無以加此。臣聞鮑叔牙飲桓公，祝曰：『願君無忘在莒、管仲無忘在魯、甯戚無忘飯牛。』陛下居安思危，在治思亂，無忘之念過叔牙之願矣。臣聞上之所好，下必從之，明詔獎勵，足使儒夫立節。」

### ○對為君之道先存百姓

太宗問拓設使人曰：「拓設兵馬，今有幾許？」對曰：「見有四千餘兵，舊有四萬餘人。」太宗曰：「為君之道，必須先存百姓，若損百姓以奉其身，如割脛以自啖、腹飽而身弊。」又曰：「身安天下安。必須先正其身，未有表正而影曲、上理而下亂者。朕每思傷其身者，不緣外物，皆由嗜慾以成其禍。若耽嗜滋味，玩悅聲色，所欲既多，所須亦大，既妨政事，又擾生人。且復出一非理之言，萬姓為之解體，怨讟既作，離叛亦興。朕每思此，不敢放逸。」公對曰：「古者聖哲之王，亦近取諸身，遠體諸物。昔楚聘詹何曰：『未聞身理而國亂者。』陛下所明，實古之大義。」

### ○對西胡愛珠

太宗謂侍臣曰：「朕聞西胡愛珠，若得好珠，劈身藏之。」侍臣咸曰：「貪財損己，實為可笑。」太宗曰：「勿唯笑彼。今官人貪財，不顧性命，身死之後，子孫被辱，何異西胡之愛珠邪？帝王亦然。恣情放逸，勞役無度，信任群小，疏遠忠正，有一於此，豈不滅亡？隋煬帝奢侈自賢，身死匹夫，亦為可笑。」公對曰：「臣聞魯哀公謂孔子曰：『有人好忘者，移宅乃忘其妻。』孔子曰：『又有好忘者甚於此，丘見桀紂之君，乃忘其身。』」太宗曰：「朕與公等，既知笑人，今共相匡輔，庶免人笑。」

### ○對奏事戰懼

太宗謂侍臣曰：「朕見胡裴始畢上書，論西蕃事，意頗有情理。朕與共語，非常戰懼。今奏一事，人亦應如此。」公對曰：「天顏俯臨，豈得不懼？臣見在外諸司，欲奏事者，先三五日反覆尋思，及其臨奏，三分不能道得一分。尋常易事，尚難如此，況

爭諫之人，出言皆是觸忤？賴蒙陛下假其顏色，若不如此，理終不申。」

#### ○對古來帝王皆欲國祚長久

太宗曰：「古來帝王，皆欲國祚長久，但為威勢既高，下情不能上達，加以小人君子雜處，其朝任不得人，遂至亡滅。」公對曰：「巧佞忠正，無代不有，但相時君所好而進。若用忠正則理，用邪佞則亂，必然之理也。」太宗曰：「為帝王者，必須慎其所與，只如鷹鶴鞍馬聲色殊味，朕若欲之，隨須即至，如此等事，常敗人正道。邪佞忠正，亦在時君所好。若任不得賢，何能無滅？」公對曰：「臣聞齊威王問淳于髡曰：『寡人所好，與古者聖王同否？』髡對曰：『古者聖王所好有四，今王所好唯有三種。古者好色，王亦好之；古者好馬，王亦好之；古者好味，王亦好之；古者好賢，王獨不好。』齊王曰：『今無賢可好也。』髡曰：『古之美色即有西施毛嬙，奇味即有龍肝豹胎，善馬即有飛兔綠耳，此等今既無之，王之廚膳、後宮、外廄，今亦備矣。王若以今之無賢，未知前代之賢得與王相見否？』」太宗深然之。

#### ○對西蕃通來幾時

太宗嘗御瑤池殿，顧謂侍臣曰：「西蕃通來幾時？」公對曰：「《禹貢》云：『西至流沙。』又云：『西戎即敘。』不明境域所至。漢武帝置敦煌、張掖等郡，自此已後漸通西域。」太宗謂群臣曰：「朕聞漢武帝時，為通西蕃，中國百姓死者大半。此事著在史籍，不能具道。但隋後主欲開蔥嶺已西，鎮守俱未當死者，繼於道路。加聞流沙已西，仍有隋破壞車轂，其邊即有白骨狼籍。北築長城，東渡遼水，征伐不息，人無聊生，天下叛之，聚而為盜。煬帝安然，恣其所欲，遂至滅亡，只為不聞其過。朕以此事永為鑒誡。今與諸公共理百姓，但有不可行，即向朕言，勿得面從，苟相悅譽。且朕素無學術，未聞政道。一日萬幾，不能盡經耳目，所有處斷，恐獨見不明，致有失所。所以委公等。公等善相輔弼，使兆庶得所，此乃長保富貴，蔭及子孫；若尸祿曠官，苟貪榮利，必加黜辱，終不容舍。朕既以漢武帝、隋後主為龜鏡，公等亦須常將此事相規諫也。」群臣並拜謝。公進曰：「陛下思弘至化，砥礪群下，臣等敢不竭股肱之力。但恐識度愚淺，無益萬分。臣聞漢武帝承五代之資，天下無事，府庫充實，士馬強盛，遂思馳騁其欲以事四夷，聞鉤醬而開邛罽，貪良馬而通大宛，北逐匈奴，南征百越，老弱疲於轉輸，丁壯死於軍旅。海內騷然，戶口減半，至於國用不足，府庫空虛。乃權估鹽鐵，徵稅關市，課算舟車，告緡賣爵，侵漁百姓，萬端俱起。外內困窮，無以給邊費，議以營田代卒，冀以助軍，迄於暮年，方始覺悟。下哀痛之詔，封丞相為富民侯，僅以壽終，幾及大亂。煬帝恃其強盛，思欲追蹤漢武，戎車屢動，人不聊生。十餘年間，亡身戮國。陛下威加海外，無遠不臻，深惟二主以為殷鑒，所謂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。臣等奉以周旋，不敢失墜。」太宗曰：「朕遇千慮一失，必望有犯無隱。」

#### ○對百官應有堪用者

太宗曰：「百官之內，應有堪用者。朕未能知之，不可造次，為天下主誠亦難。朕今行一事，則為天下所觀；出一言，即為天下所聽。用得好人，為善者皆勸；誤用惡人，不善者競進。賞當其勞，無功者自退；罰當其罪，為惡者誠懼。故知賞罰不可輕行，用人彌須審悉。」公對曰：「舉選之事，自古為難。故考績黜陟，察其善惡。今欲求人，必須先訪其行，審知其善，然後任之。假令此人不能濟事，只是才力不及，不為大害；誤用惡人，假令強幹，為患極多。但亂代唯求其材，不顧其行；太平必須材行俱兼，始可任用也。」

#### ○對鐵之為用

太宗曰：「鐵之為用，無處不需。至於金銀，玩好而已，不知何意，人皆愛之？」公曰：「兵杖農器，非鐵不可；金銀珠玉，唯有豐年，人以為貨。故諺云：『豐年珠玉，儉年穀粟。』」太宗曰：「正為蕃人愛，不可全棄。」

#### ○對侍臣全無諫爭

太宗謂孫伏伽曰：「今以公為諫議大夫，必須獻可替否。」又謂侍臣曰：「公等全無諫爭。」公對曰：「昔者齊景公射不中的，而左右俱稱其善。景公曰：『自晏子死，不復聞寡人之過。』弦章對曰：『上之所好，下必從之。君若以謬諛為忠，則人皆晏子。』陛下每稱述忠諫之士，若有事須獻替，誰敢不盡其忠？」

#### ○對李密王世充優劣

太宗問曰：「義寧之初，國家雖有關中，王世充、李密各自割據。當此之時，諸君所事之主，誰優誰劣？」公對曰：「李密智計英拔而器度局小。」戴胄奏稱：「王世充言議分明繁而寡要，為化但為一時之利，不堪思其後圖。」太宗曰：「平定天下，朕雖有其事，若守之失圖，功業亦復難保，秦始皇實可為誡。公等宜念公忘私，榮名高位，可以長守。」公對曰：「臣聞之：『戰勝易，守勝難。』陛下深思遠慮，安不忘危，功業既彰，德教復洽。常以此為政，天下不得不安，四海不得不樂。」

#### ○對吐谷渾使人懼

吐谷渾使人請婚，唐儉奏稱：「其使大懼。」太宗曰：「公等以此言虛實。」公對曰：「今四方諸國，並為陛下臣妾。若發一使，遣諸國徵之，立即敗亡，何得不懼也？」

#### ○對隋煬帝求覓無已

太宗曰：「隋煬帝求覓無已，內則淫蕩於聲色，外則剽人以黷武，遂至滅亡。朕睹此，但以清靜撫之。今百姓自言安樂，豈知朕之力也？」公對曰：「堯人擊壤而歌，亦云：『帝有何力於我哉？』只將此事，以為太平百姓，亦不知由主上安之也。」太宗曰：「朕今安養百姓，豈求其知，但論理亂在時君耳。」公對曰：「此事非知之難，終行之難。」

#### ○對隋日山東養馬

太宗曰：「隋日山東養武馬，一匹百餘貫錢。」公對曰：「當時官人因自販馬，粟麥既賤，立限令市。非理督責，乃至破其產業，官人馬盡便寬其日月。百姓不堪，所以聚而為盜。」太宗謂侍臣曰：「朕身不下殿堂而四夷賓服，此之功業，實所重惜思安，其術未嘗一日忘也。朕見隋煬帝，都不以官人違法為意，性多猜忌，唯慮有反叛者。朕則不然，但慮公等不遵法式，致有冤滯，每見告密之徒，殊不掛意，宜體此心，務以德養人，即是勿毀之道。」公對曰：「陛下平定宇內，實如詔旨。今功業既定，天下已安，而日慎一日，務以德勝。臣等雖愚，敢不奉識聖意？」太宗又謂蕭瑀曰：「卿在隋時，數見皇后否？」瑀對曰：「自其兒女，不得相見；臣何人也，輒得見之？」公曰：「臣聞煬帝，特不信齊王，常有中使察之，奏其飲宴，則曰：『經營何事稱意？』若其憂悴，則曰：『彼將有他念。』故爾父子之間且猶如是，而況他人乎？」太宗曰：「今朕視正道，勝煬帝知齊王遠矣。」

#### ○對隋主人突厥界

太宗曰：「大業之初，隋主人突厥界，兵馬之強，自古已來不過一兩代耳。大業之末，夷人極盛，今一衰弊，並為我擒。以此觀之，富貴不可驕逸也。」公對曰：「天下安危，唯在為政善惡。臣觀隋氏、突厥之敗，實由貪賤放逸。陛下居安思危，故得天下靜謐。」

#### ○對不見讜言

太宗謂侍臣曰：「比三兩月來，不見公等讜言，未知以朕不可諫爭，隱而不言？為是庶事咸得不須論也！」公對曰：「陛下每見一事即為鑒誡，臣等深識聖情，必事理有違，豈敢隱而不奏？然比來大使既出，內外無事，所以不論。」

#### ○對喪亂未有如隋日者

太宗曰：「古來雖復時遭喪亂，未有如隋日者。朕皆平之，功何如古人？」公對曰：「前代雖逢喪亂，皆有牧宰割據，不過數歲即有所歸。至於隋末，天下鼎沸，百姓塗炭，經十餘年，陛下應天順人，一時平定，此乃再造天地，重立區夏，此之功業，古來未有。」

#### ○對人君所務寬厚

太宗謂右僕射李靖等曰：「人君之道，唯在寬厚，非但刑戮，乃至鞭撻亦不欲行。比每人嫌朕太寬，未知此言可行否？」公對曰：「古來帝王以殺戮肆威者，實非久安之策。臣等見隋煬帝初有天下，亦大威嚴，而官人百姓造罪未一。今陛下仁育天下，萬姓獲安，臣下雖愚，豈容不識恩造？」太宗曰：「公等假以為非，朕終不改此志。」

○對向曉後有一星

太宗謂李靖等曰：「今旦向曉，復有一星出東方，舊者合昏沒，何因更有此星？」又曰：「掃星。」公對曰：「典籍所載，有長星，有孛星，有彗星。長星其形極長，孛星小短，彗星如掃形。今人所謂掃者，即是彗星。」公又奏曰：「臣聞古帝王未有無災變者，但能修德，災變自消。陛下因有天變，遂能誠懼，反覆思量，深自克責，雖有此變，必不為災。」

○對人身假令無病

太宗曰：「夫人之身，假令無病，不免有疥癬，及時有小惡處。用人求備，理實為難。」公對曰：「自古為政，但舉大體。堯舜之時，非全無惡，但為惡者少；桀紂之代，非全無善，但為惡者多。譬如百尺之木，豈能無一枝節？今官人居職，豈能全不為非？但犯罪者少，即是大化。」

○對百姓籍我撫養

太宗謂房玄齡等曰：「今天下百姓，籍我撫養，先須令我安穩。今上封者，唯道九成往來，百姓辛苦。」公對曰：「陛下意存容納，許其進言，則妄處多不妨，時有可錄。陛下所有短長，此人多不肯隱，但容納之，亦是善事。」

○對百姓大似信佛

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：「在外百姓，大似信佛。上封人欲我每日將十個大德共達官同入，令我禮拜。觀此，乃是道人教其上書。」公對曰：「佛法本貴清淨，以退浮競；且道、俗事既不同，昔釋道安，一時名德，符永固與之同輿，權翼以為不可；釋惠琳非無才俊，宋文引之升殿，顏延之云：『此三台之位，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？』今陛下若欲崇信佛教，豈須日別見道人。」

○對兒子常一處

吳王恪奉見太宗，謂房玄齡等曰：「朕於兒子，常欲一處。但家國事義，實亦不同。欲令其子孫代代相繼，且又絕其覬覦。朕今供養太上皇，與私亦異，以鎮撫四海，不貽太上皇憂。為孝則天子之孝也。」公對曰：「臣聞孝行有三：大孝尊親，其次不辱，其下能養。今陛下立身揚名，富有天下，華夷安泰，此實大孝，豈同進饘粥侍左右之孝也？且以四海之主，豈比庶人？若與子孫同在一處，非所以保根固本之策。」

○對無事與公等飲

太上皇幸兩儀殿，內外群臣奉見太上皇，還西宮。太宗從至大安宮，還，顧謂長孫無忌等曰：「今天下無事，侍太上皇與公等同宴，可謂至樂。然朕若與公等忘政事但歡宴，蓋非常安之法。」公對曰：「陛下酣宴之後，猶不忘庶政，古者堯舜禹湯所以太平，實用此道。」太宗因曰：「古之人君處廊廟，居逸樂，臣下一事失所，便棄前功，解免黜放，急處如此。」公對曰：「人君發怒於一臣，將行刑罰而能念其舊功者，鮮矣。陛下今發德音，臣等幸甚。」

○對言者君子之樞機

太宗曰：「朕每思言者，君子之樞機，談何容易？匹夫之間，出言不善，人或記之，成其恥累。朕則四海之主，出一言失所，虧損豈同匹夫者邪？」公對曰：「人君居四海之尊，若有虧失，古人以為日月之蝕，人皆見之，實如陛下之所誠慎。」